

半年前，一位在洛杉矶一家旅行社工作的郑州老乡，到圣迭戈他们那玩时，说国内到美国旅游的人，特别好买保健品葡萄籽。我问葡萄籽有什么作用？他说这是抗衰老的。我心里想，自然规律岂能抗得住，不过是心理作用吧！

可是二女儿出于孝心，却给我买来了。那是去考斯科大商场买东西时，她到陈列保健品的货架上找到了葡萄籽，看看说明，就买了几瓶，回到家就放到吃饭桌旁的案台上，让我和她母亲，在吃饭时拿出一粒，随着喝汤吃下去。瓶上的英文介绍，我看不懂，女儿说，是抗氧化，防止衰老的。也许真的有点怕衰老吧，于是每天吃两粒，我很少忘过。为了不至间断，这次回国时还带了九瓶。

万万没有想到，就是这葡萄籽，送给朋友的一瓶，却引发出了一件极为感人的事。

回到郑州后，我就给几位老朋友打电话。首先想到的是老刘（他不让我提名字），我最敬重他，这不仅是因为他年龄比我长，水平比我高，更重要的是他对重病老伴的那种深情的爱。他老伴原来是早期郑州日报的记者，是报社为数不多的骨干记者之一。不料50多岁时中风病瘫。从本年元月，日日夜夜，老刘就几乎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她，其辛苦劳累，是难以尽述的。由于护理得好，患同样病的人，甚至远没有她的病重，一个不几年就去去世了。据说，在她陈家好几代的亲人中，还没有活到八十高龄的人，而她，尽管得了重病，至今已80多岁了，

成为家族中最长寿的人。出现这样的奇迹，应该说这是多亏了她有老刘这么好的丈夫。她在郑州的一些老同学，每次相聚提起这事，都非常感激老刘，说要不是他护理得好，她们早已没有丁这位老同学。

在美国我曾多次给他打长途电话，总是没有人接。后来知道了他的手机号才和他通上话。他说他搬家了。我问他怎么又搬家了？他说新搬

了夏季，老刘下楼来接我们，已穿短袖衫了。那是一件化纤的浅灰色针织夏威夷衫，上个世纪80年代初曾流行过一阵，我也买过一件，它滑溜，软不支架，在太阳下还灼热，早已被淘汰了。老刘至今居然还在穿它，看来，他对自己的生活，实在是无力也无心思去关心。不过，他清瘦的身架，不讲究的衣着，文质彬彬的形象，倒给人以道骨仙风之感。

床头旁边的桌子上，放有几瓶药，老刘每天亲自为她配药，化成药，设法让她服下去。喂了药后，他还要守着，观察她的反应，要非常细心，才能看出她对药物是否适应。

走出病人住室，我们告辞老刘。他的时间是不能多占的。

我给他一瓶葡萄籽，说是抗衰老的，我觉得他不需要。回到家后，忽然想起忘记告诉葡萄籽怎样服用了。我正要去给老刘打电话，他的电话却打来了，正是问的此事。我告诉他，我说他让他老伴服用了。我说，她怎么吃得呢？他说是难，整粒不行，碎块也不行，只能化成水，用鼻饲办法喂。我说，何必非要这样作难呢，她病成那样，需要的已经不是什么抗衰老的保健品了。我拿过去是让你吃的，我看你很需要。他说，这是好药，让她服用吧，或许能起作用。

没有想到这瓶葡萄籽，给了他一线希望。我非常感动，同时也很懊悔，不该说他老伴服这保健品没有用的话，这会伤他心的。

老刘对妻子的爱，60多年来始终如一，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，不管她的病情有多重，他都全身心地爱她。因此，把他对病妻的细心护理，仅仅理解成义不容辞，显然是不够的。假如他的健康可以分一半给他病重的老伴的话，我相信老刘会毫不犹豫地。

我真希望这瓶葡萄籽能有神奇的作用，哪怕能让病妻对守护在身旁的丈夫，张一张嘴，眨一眨眼睛也行啊！

一瓶葡萄籽

老曹
的这个地方，离市区较远，虽然房子小，但空气好，又安静，自家还有个院，这对老伴身体好。我说这样的住处当然好，可是房子一小就难以雇人，里里外外全靠你自己，你已八十多岁了，能承担得了吗？他说没有问题，口气挺乐观。当时接电话他正在市场上买菜，声音嘈杂，难以听清，想着他还要赶紧回家做饭，所以没有说多少话就挂了，说以后再叙吧。
这次回来，听说他又搬回市里原来的房子，原因是老伴犯病了成了植物人，只好搬到较大的房子，找个人帮忙。我给他打了电话，听他的声音很弱，像是很疲倦，我没有多讲，说过几天去看他。
这天我和老沙一道去他家，老沙也是他的老朋友。那天很热，像进

仓景愉(1815—1881年)，字静则，祖籍中牟县城东25里仓家寨。清代仓家一门人才辈出，县级以上官员，名人雅士达10多位，为当时中牟境人物较多的村庄之一。
仓景愉生于清嘉靖20年，原名景恬，后为避光绪帝(载活)讳改仓景愉。曾任

请撰写《重修书院碑记》，并载入中牟同治《中牟县志》。同治十年，叶县知县欧阳霖邀请大梁书院主讲仓景愉总纂《叶县志》，越三月完稿。此时景愉以学识、书法誉贯中州。
咸丰至同治年间，捻军转战河南攻巩县，知县弃城而逃。康百万应魁率子孙和乡民，在

郑邑旧闻 仓景愉

祖仓圣脉为乾隆期翰林院武英殿总校官，祖思震为太常博士，父兆彬捐知县。其父精诗文善书法，景愉少年时期得到家庭好的熏陶，加之聪敏好学，成绩优异。道光十八年(1938年)，23岁即高中进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，后改授编修。因文才出众，出京调任湖北正教官，又历任湖南按察使加布政使司衔和云南布政使。晚年从官告退还乡，又被特聘为开封府大梁书院(当时河南最高学府)主讲。
同治九年(1870年)，受知县吴若粮特



雪域国图 刘大洪

《爸爸的亲自游戏书》

李俐萍
毫无疑问，没有游戏就没有童年，因为游戏是最适合儿童的认知方式和娱乐方式，玩游戏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和成长的过程，其意义犹如在孩子的心理埋下创造的种子和幸福的种子。玩游戏是需要伙伴的，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，父亲是最有魅力的游戏伙伴。然而，与孩子一起玩快乐而睿智的游戏并非易事，这正是《爸爸的亲自游戏书》一书的独特价值所在。
韩国玩耍教育专家，韩国官方电视台SBS中“我们的孩子变了”的嘉宾权五珍将自己近十年的做游戏经验集中整理，写出了

算盘精，当然是盘算钱的。他肚里吃把算盘，每时每刻都在盘算，别让自己吃亏。比如银行存款。每当银行利率上调的时候，他都要把存单拿出来，赶紧兑换成新的存单，撵上刚刚增长的利息。如果，银行的小妮儿们敢不耐烦，他就会磨叨到天黑。他顶瞧不起银行的小妮儿了，只会用电脑，只会用计算器，就是不会用算盘，更不会口算、心算。在他看来，算加法，口算、心算比什么都快，可小妮儿们非得用计算器和电脑，真是笑死人了。
说得对，算盘精是个永远算加法的人。几十年都是这样，一步一个脚印，用加法得到了自己的小康生活。



当然，人生不可能只算加法，加减乘除都要算。比如，儿子结婚这件事，在他看来，就是减法，甚至是除法。因为，结婚毕竟要花很多钱。这对他说来，真是比割肉还要疼痛的事。他也不得不承认，人是逃脱不了减法和除法的。不过，财富的积累，在于理财。有道是，你不理财，财不理你。
儿子的婚期如约而至了。
算盘精做了精心盘算，婚礼的大事小情，统统在心里盘算了一遍。总要摆婚宴吧，总要请客喝酒吃饭吧。算盘精有自己的小九九，男女老少的酒量和饭量是不一样的。男人、女人都喝酒的或不喝酒的，喝酒的有喝白酒的、喝啤酒的、喝葡萄酒的……经过一番拔拉，算盘精开列了一份名单。他叮嘱有关人员，严格控制按名单桌排

算盘精

秦德龙
座，因人而异，将浪费降低到极限。是的，婚礼浪费也是浪费，也属于极大的犯罪。
安排妥当，算盘精就坐在大厅里喝水了。当然，是喝白开水。喝白开水，不花钱。如果，酒店小姐问你喝什么茶？你千万别回答，你千万不要说喝什么茶。你一说喝茶，你就上当了，结账的时候，就要收你的茶水钱了。这个，算盘精是知道的。就是不喝茶，就是喝白开水，小姐拿你没办法。
喜客们一个个来到了，向算盘精道喜，恭喜你儿子新婚之喜。
喜客们入座后，小姐就开始上菜了。凉菜、热菜、素菜、荤菜，摆了满满一桌子，特别生动，把人们的馋虫都给勾出来了。有人就垂涎三尺了，想叨一筷子先尝尝。可是，找不到筷子。餐桌竟然没摆筷子。于是，人们就质问小姐，为什么不摆筷子？小姐笑笑，算盘精朝那里努努嘴。人们把目光投过去，看见算盘精的面前码着一堆筷子。
呵呵呵，婚宴不开始，他就不发筷子！
算盘精啊算盘精，你可真精明，精明到孙子辈儿了。
当然，人们也理解他，他是算盘精嘛。婚宴不开始，就不能发筷子了。万一人先叨了怎么办，叨得乱七八糟了怎么办？总之，要一刀切，要集中发筷子。这样的话，就不怕有人多吃多占了。婚宴总有婚宴的底线嘛，控制不住底线，算盘精就不叫算盘精了。

“毛病”溯源

陈永坤
“你的毛病也要改一改”，“这只表时走时停，一定是哪儿出了毛病。”这“毛病”的意思是“缺点”、“问题”。但缺点，问题为什么称“毛病”？它同“毛”有什么关系？
原来，“毛病”本不是指人，而是指马。古人看马好不好，要看毛如何。徐咸《相马书》说：“马旋毛者，善旋五，恶旋十四。所谓毛病最为害者也。”意思是说马身上的旋毛儿有好的，也有坏的。毛旋儿的位置生得不好，就是“毛病”，对主人会有妨害。王良“百一歌”也说：“毛病深害，妨人不在占”(大意是：要知道马的旋毛生得不好害处最大，不用占卜就知道它会妨害主人)。后来，“毛病”专指马扩大到其他事物，凡是有缺点或有妨害、有损害的地方，都可称为毛病了。

浮沉

崔曼莉 著
于卓然心中一凛！怎么了，父母离婚了？轻轻靠过去，只听她妈说：“你年后就赶紧去美国的手续，我也加紧找人帮忙，联系然然的学校，你们俩最好能在两个月内去美国。”
“爸，赵琳苦衷地说，‘虽然我和志德离婚了，但他毕竟是然然的父亲，要不要……’她犹豫了一下，‘要不要通知他一声？’
“你不要糊涂！”于卓然从未听过姥爷如此严厉地与母亲说话：“省里既下了决定要查他，你通知他，他就会把自己牵连进去。于志德，我看他早就色令智昏了，他凭什么和王贵林斗？要不是你他心念念，要不是他是然然的父亲，要不是我们顺着这点脸面，我早就想和他划清界限了，现在正好，你就彻底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“爸，我不是和他离婚了吗？”赵琳又是一阵哽咽，“可他万一是被抓了进去，我怎么面对然然？”
“我让你赶紧带然然出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赵琳的父亲压低了声音，“不要让她知道她父亲的事，你现在还想着志德，你……你真是糊涂啊！”
“爸，要不……要不我们带着志德一起跑？”
“什么？”赵琳的父亲向后一仰，险些跌倒在地下，“你不是为了这个男人，要毁了然然和这个家！我看你才是色令智昏！”
“我是怕我不通知志德一声，太对不起他，‘将来自然问我，我怎么回答？我……我实在没有办法。’
“他留在晶通，就算有再大的问题，有国法有党纪，实在不行，我还可以厚着脸皮，去求求他，再说他就算坐牢，然然也没有失去父亲啊，他还可以改造嘛。可是如果他逃到了国外，成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，那不然这一辈子，都不会再有父亲了。”
“爸爸，”于卓然听见母亲的声音颤抖着，“我不是怕他坐牢，我是怕他丢了这条命！”
于卓然的大脑嗡的一声炸开了，耳朵里满是“嘤——”的嘶叫声。爸爸不知道此事真相，我该怎么办……
今天春节只剩下三天了，赛思中国却遭遇了自何乘风接任大中华区总裁以来，最大的一次人事变动，何乘风上周末从美国归来，过了一个周六、一个周日，周一清晨，雷小锋向何乘风递交了辞职信，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，一封通告所有员工的邮件以何乘风的口吻发到了每个人的邮箱里。
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，雷小锋已

玄机就在这里，既然皇帝只管打钩，名字太多，又记不住，索性就把下面名单挪到上面去，让没出钱的难兄难弟们先死，等过段时间，看着关系周围的那张名单又上来了，就再往下放，周而复始，皇帝不批，就不能杀，就在牢里住着，反正管吃住，每年全家人进牢过个年，吃顿团圆饭，不亦乐乎。
而能干这件事情的，只有皇帝身边的太监，而且这事没啥风险，也就是把公文换个位置，又没拿走，皇帝发现也没话说。
但这件事也不容易，因为能翻皇帝公文的大都是司礼监，能混到司礼监的，都不是凡人，很难攀上关系，且收费也很贵，就算买通了，万一哪天他忘了，或是下去了，该杀还是得杀。
无论费多大功夫，能保住命，还是值得的。
不过需要说明的是，以上攻略不适用于某些特殊人物，比如崇祯，工作干劲极大，喜欢打钩，一钩全钩完，且记性极好，又比较讨厌太监，遇到这种皇帝，就别再指望了。
综上所述，在明代，要干掉一个人，是很困难的。
之所以说这么多，得出这个结论，只是要告诉你，袁崇焕的行为，有多么严重。
杀个老百姓，都要皇帝复核，握有重兵，关系国家安全的一品武官毛文龙，就这么被袁崇焕杀了，连个报告都没有。
仅此一条，即可处死袁崇焕。
更重要的是，此时已有传言，说袁崇焕杀死毛文龙，是与皇太极配合投敌，因为他做了皇太极想做而做不到的事。
这种说法是比较扯的，整个辽东都在袁崇焕的手中，他要投敌，打开关宁防线就行，毛文龙只能在岛上看着。事情闹到这一步，只能说他在太有个性了。
在朝廷里，太有个性的人注定是混不长的。
但袁崇焕做梦也没想到，他等来的，却是一份嘉奖。
崇祯二年(1629)六月十八日，崇祯下令，痛斥毛文龙专横跋扈，目无军法，称赞袁崇焕处理及时，没有防卫过当，加以奖励。
这份旨意说明了崇祯对袁崇焕的完全推崇和信任，以及对毛文龙的完全唾弃。
他是这样说的，不是这样想的。按照史料的说法，听说此事后，崇祯“惊惶不已”。
惊惶是肯定的，好不容易找了个人收拾残局，结果这人一上来，啥都没整，就先干掉了帮自己撑了八年的毛总兵，脑袋进水了不成？
但崇祯同志不愧为政治家，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跪了孙子：你人杀了，就是骂你，他也活不了，索性骂他几句，说他死得该再吐上几口唾沫，没问题。
袁崇焕非常高兴，杀人还杀出好了，很是欢欣鼓舞了几天，但他并不清楚，他可以越权，可以妄为，却必须满足一个条件。
这个条件的名字，叫做办事。

袁崇焕很清楚这点，但毕竟还有五年，鬼知道五年后什么样，慢慢来。
但两个月后，一个人的的一次举动，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，顺便说一句，这人不是故意的。
崇祯二年(1629)十月，皇太极准备进攻。
崇祯之前曾被袁崇焕暴打一顿，狼狽而归，但现实是严峻的，上次抢回来的东西，都用的差不多，又没有再生能力，不抢不行啊。
可问题是，关宁防线实在过硬，连他爹算在内，都去了两次了，连块砖头都没能敲回来。
皇太极进攻的消息，袁崇焕听到过风声，一点不慌。
北京，背靠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，通往辽东的唯一大道就是山海关，把这道口一堵，鬼都进不来，所以袁崇焕很安心。
关卡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冥思苦想的皇太极终于想出了通过关宁防线的唯一方法——不通过关宁防线。
中国这么大，不一定非要从辽东去，飞不了，却可以绕路。
辽东没法走，那就绕吧，绕到蒙古，从那儿进去，没辙了吧。
就这样，皇太极率十万军队(包括蒙古部落)，发动了这次决定袁崇焕命运的进攻。
这是一次载入军事史册的突袭，皇太极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华，率军以不怕路的精神，跑了半个多月，从辽东跑到辽西，再到蒙古。
蒙古边界没有坚城，没有大炮，皇太极十分轻松地跨过长城，在地图上画个半圆后，于十月底到达明朝重镇遵化。
9



9
袁崇焕听到过风声，一点不慌。
北京，背靠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，通往辽东的唯一大道就是山海关，把这道口一堵，鬼都进不来，所以袁崇焕很安心。
关卡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冥思苦想的皇太极终于想出了通过关宁防线的唯一方法——不通过关宁防线。
中国这么大，不一定非要从辽东去，飞不了，却可以绕路。
辽东没法走，那就绕吧，绕到蒙古，从那儿进去，没辙了吧。
就这样，皇太极率十万军队(包括蒙古部落)，发动了这次决定袁崇焕命运的进攻。
这是一次载入军事史册的突袭，皇太极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华，率军以不怕路的精神，跑了半个多月，从辽东跑到辽西，再到蒙古。
蒙古边界没有坚城，没有大炮，皇太极十分轻松地跨过长城，在地图上画个半圆后，于十月底到达明朝重镇遵化。

9
袁崇焕听到过风声，一点不慌。
北京，背靠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，通往辽东的唯一大道就是山海关，把这道口一堵，鬼都进不来，所以袁崇焕很安心。
关卡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冥思苦想的皇太极终于想出了通过关宁防线的唯一方法——不通过关宁防线。
中国这么大，不一定非要从辽东去，飞不了，却可以绕路。
辽东没法走，那就绕吧，绕到蒙古，从那儿进去，没辙了吧。
就这样，皇太极率十万军队(包括蒙古部落)，发动了这次决定袁崇焕命运的进攻。
这是一次载入军事史册的突袭，皇太极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华，率军以不怕路的精神，跑了半个多月，从辽东跑到辽西，再到蒙古。
蒙古边界没有坚城，没有大炮，皇太极十分轻松地跨过长城，在地图上画个半圆后，于十月底到达明朝重镇遵化。

连载

于卓然心中一凛！怎么了，父母离婚了？轻轻靠过去，只听她妈说：“你年后就赶紧去美国的手续，我也加紧找人帮忙，联系然然的学校，你们俩最好能在两个月内去美国。”
“爸，赵琳苦衷地说，‘虽然我和志德离婚了，但他毕竟是然然的父亲，要不要……’她犹豫了一下，‘要不要通知他一声？’
“你不要糊涂！”于卓然从未听过姥爷如此严厉地与母亲说话：“省里既下了决定要查他，你通知他，他就会把自己牵连进去。于志德，我看他早就色令智昏了，他凭什么和王贵林斗？要不是你他心念念，要不是他是然然的父亲，要不是我们顺着这点脸面，我早就想和他划清界限了，现在正好，你就彻底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“爸，我不是和他离婚了吗？”赵琳又是一阵哽咽，“可他万一是被抓了进去，我怎么面对然然？”
“我让你赶紧带然然出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赵琳的父亲压低了声音，“不要让她知道她父亲的事，你现在还想着志德，你……你真是糊涂啊！”
“爸，要不……要不我们带着志德一起跑？”
“什么？”赵琳的父亲向后一仰，险些跌倒在地下，“你不是为了这个男人，要毁了然然和这个家！我看你才是色令智昏！”
“我是怕我不通知志德一声，太对不起他，‘将来自然问我，我怎么回答？我……我实在没有办法。’
“他留在晶通，就算有再大的问题，有国法有党纪，实在不行，我还可以厚着脸皮，去求求他，再说他就算坐牢，然然也没有失去父亲啊，他还可以改造嘛。可是如果他逃到了国外，成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，那不然这一辈子，都不会再有父亲了。”
“爸爸，”于卓然听见母亲的声音颤抖着，“我不是怕他坐牢，我是怕他丢了这条命！”
于卓然的大脑嗡的一声炸开了，耳朵里满是“嘤——”的嘶叫声。爸爸不知道此事真相，我该怎么办……

9
于卓然心中一凛！怎么了，父母离婚了？轻轻靠过去，只听她妈说：“你年后就赶紧去美国的手续，我也加紧找人帮忙，联系然然的学校，你们俩最好能在两个月内去美国。”
“爸，赵琳苦衷地说，‘虽然我和志德离婚了，但他毕竟是然然的父亲，要不要……’她犹豫了一下，‘要不要通知他一声？’
“你不要糊涂！”于卓然从未听过姥爷如此严厉地与母亲说话：“省里既下了决定要查他，你通知他，他就会把自己牵连进去。于志德，我看他早就色令智昏了，他凭什么和王贵林斗？要不是你他心念念，要不是他是然然的父亲，要不是我们顺着这点脸面，我早就想和他划清界限了，现在正好，你就彻底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“爸，我不是和他离婚了吗？”赵琳又是一阵哽咽，“可他万一是被抓了进去，我怎么面对然然？”
“我让你赶紧带然然出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赵琳的父亲压低了声音，“不要让她知道她父亲的事，你现在还想着志德，你……你真是糊涂啊！”
“爸，要不……要不我们带着志德一起跑？”
“什么？”赵琳的父亲向后一仰，险些跌倒在地下，“你不是为了这个男人，要毁了然然和这个家！我看你才是色令智昏！”
“我是怕我不通知志德一声，太对不起他，‘将来自然问我，我怎么回答？我……我实在没有办法。’
“他留在晶通，就算有再大的问题，有国法有党纪，实在不行，我还可以厚着脸皮，去求求他，再说他就算坐牢，然然也没有失去父亲啊，他还可以改造嘛。可是如果他逃到了国外，成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，那不然这一辈子，都不会再有父亲了。”
“爸爸，”于卓然听见母亲的声音颤抖着，“我不是怕他坐牢，我是怕他丢了这条命！”
于卓然的大脑嗡的一声炸开了，耳朵里满是“嘤——”的嘶叫声。爸爸不知道此事真相，我该怎么办……

浮沉

崔曼莉 著
于卓然心中一凛！怎么了，父母离婚了？轻轻靠过去，只听她妈说：“你年后就赶紧去美国的手续，我也加紧找人帮忙，联系然然的学校，你们俩最好能在两个月内去美国。”
“爸，赵琳苦衷地说，‘虽然我和志德离婚了，但他毕竟是然然的父亲，要不要……’她犹豫了一下，‘要不要通知他一声？’
“你不要糊涂！”于卓然从未听过姥爷如此严厉地与母亲说话：“省里既下了决定要查他，你通知他，他就会把自己牵连进去。于志德，我看他早就色令智昏了，他凭什么和王贵林斗？要不是你他心念念，要不是他是然然的父亲，要不是我们顺着这点脸面，我早就想和他划清界限了，现在正好，你就彻底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“爸，我不是和他离婚了吗？”赵琳又是一阵哽咽，“可他万一是被抓了进去，我怎么面对然然？”
“我让你赶紧带然然出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赵琳的父亲压低了声音，“不要让她知道她父亲的事，你现在还想着志德，你……你真是糊涂啊！”
“爸，要不……要不我们带着志德一起跑？”
“什么？”赵琳的父亲向后一仰，险些跌倒在地下，“你不是为了这个男人，要毁了然然和这个家！我看你才是色令智昏！”
“我是怕我不通知志德一声，太对不起他，‘将来自然问我，我怎么回答？我……我实在没有办法。’
“他留在晶通，就算有再大的问题，有国法有党纪，实在不行，我还可以厚着脸皮，去求求他，再说他就算坐牢，然然也没有失去父亲啊，他还可以改造嘛。可是如果他逃到了国外，成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，那不然这一辈子，都不会再有父亲了。”
“爸爸，”于卓然听见母亲的声音颤抖着，“我不是怕他坐牢，我是怕他丢了这条命！”
于卓然的大脑嗡的一声炸开了，耳朵里满是“嘤——”的嘶叫声。爸爸不知道此事真相，我该怎么办……
今天春节只剩下三天了，赛思中国却遭遇了自何乘风接任大中华区总裁以来，最大的一次人事变动，何乘风上周末从美国归来，过了一个周六、一个周日，周一清晨，雷小锋向何乘风递交了辞职信，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，一封通告所有员工的邮件以何乘风的口吻发到了每个人的邮箱里。
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，雷小锋已